

邊緣人物的特質與公共性

——以陳染的《私人生活》為例

沈傲雪

摘要

本文從陳染的《私人生活》研究邊緣人物的特質，探討個人化寫作的公共性，梳理私小說的爭議。此外，本文肯定《私人生活》在書寫「個體生存經驗和心理體驗」的文學價值，這價值是近半世紀以來被長期忽略的，陳染透過小說把淡忘的感受喚醒，讓文學史進入新的里程。

關鍵詞

陳染 《私人生活》 邊緣人物 個人化寫作 私小說

一、緒論

陳染¹在談話錄《不可言說》中屢次提及其寫作目的：對邊緣人和事的關注。如〈超性別意識與同性愛〉的對談：「我寫作的興趣點在於『邊緣』，我對於一切『邊緣』的事物都投以關注和熱情」及「我就是感興趣關注人性，關注最個體化的人，甚至是邊緣的人。」²故其小說的邊緣特質成了研究的方向之一，然而有關方面的研究略為匱乏。

從邊緣角度分析陳染小說的學術論文大致可分為三類（篇幅所限，只列出較有代表

¹ 陳染，女，1962年生於北京，當代作家。曾於北京任職大學中文系教師四年已出版小說合集：《紙片兒》、《無處告別》等六卷，長篇小說《私人生活》，散文集《斷片殘簡》、《聲聲斷斷》等以及創作訪談錄《不可言說》等。作品在中國、港臺、英、美、德、日、意、韓及瑞典均有出版和評價。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代表性的作家。

² 陳染：《不可言說》（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頁96、106。

性的研究)：

主要分析方法	學術論文／書目	作者	概要
1.以陳染多部小說分析。	〈遊離邊緣對抗主流——論陳染 1990 年代的小說敘事〉，《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 年第 4 期，頁 25-29。	宋如珊	分析陳染小說的邊緣敘事方法與主流對立，因而產生的個人風格。
2.以同時代不同作家的作品分析。	〈20 世紀 90 年代都市小說中「邊緣人」的生存情結〉，《山東文學》2006 年第 3 期，頁 51-63。	賀彩虹	邊緣人在都市的生存狀態，得出邊緣人在很大程度有「自動選擇」失語的特點。
3.以陳染單一小說分析。	〈中心外的邊緣地帶——陳染個性化的努力〉，《北方文學（下半月）》2011 第 9 期，頁 58。	吳巧雲	在公共和個人化的分別上展現陳染邊緣寫作的努力。

大體言之，第 1 及第 2 類的分析方法未能深入剖析陳染主張的「邊緣人物」。首先，「邊緣」具「相對性」的特點，因「比較」遠離中心，故謂「邊緣」。陳染筆下的邊緣人物，有兩層定位，第一，小說層面上與小說裏主流／傳統角色背離的人物；第二，現實層面中與社會上主流／傳統角色背離的人物。「陳染多部小說」的分析方法有利於以作者的縱面為出發點，分析一系列作品的邊緣特質；「同時代不同作家的作品」則從橫面分析邊緣的現象。不過，兩者均忽略了整篇小說各層面環環相扣而產生邊緣特質這一點。承此特點，「以單一小說分析」顯然是最切合邊緣這一主題，但目前的研究十分匱乏。

「邊緣寫作」固然是構成小說邊緣感的主要力量，但使用這種手法而產生的結果就是小說的人物。故此邊緣人物相對邊緣寫作，更值得深入剖析。然而只有極少研究從邊緣人物的角落切入，探討也未見深入，如賀彩虹在〈20 世紀 90 年代都市小說中「邊緣人」的生存情結〉一文中對邊緣人物只作出過初步概括，對相關作品欠缺深入分析。³

《私人生活》作為陳染最具邊緣人物特性的作品，探討小說中邊緣人物的敘寫，有助於我們開拓邊緣人物寫作的研究。本文將利用著名法國學者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瘋癲」概念，分析《私人生活》對邊緣人物的敘寫與《私人生

³ 賀彩虹：〈20 世紀 90 年代都市小說中「邊緣人」的生存情結〉，《北方文學》2006 年第 3 期，頁 51-53。

活》裏殘疾人及受政治壓迫的人的處境。此外，本文將從公共性的角度否定《私人生活》作為「私小說」的一般說法，並沿「雙性戀」的方向（有別於單從同性戀的角度）分析其情慾問題。

二、邊緣人物與私小說意義的基本內涵

（一）邊緣與邊緣人物的基本內涵

「邊緣」是取「沿邊的部分」的本義，而非「多方面或兩方面有關係」的意義。此「邊」並非指地理或空間上的邊，而是人類文化運動上的邊而言。⁴「邊緣人物」即指在人類文化運動上邊緣活動的人。

「邊緣人物」的特徵有二：

1. 作者在思考創作中，主要敘述精神上的漂泊者和「體制」外的人群，藉以探索個性化的生存狀態。
2. 由於時代的變遷、社會的變化而不得不面對外部環境和自己內心世界的不協調或不統一。如果人物沒能及時地調整自己的心態，就會造成自我與時代、社會的疏離和隔膜，被迫被排擠到一種邊緣化的狀態。

故此，「邊緣」是相對寬泛的概念，本文從兩方面對其進行界定。第一，故事人物的人文活動受主流的人文活動排斥而淪為相對弱勢的邊緣人物。第二，故事人物自我選擇離開主流而成了邊緣人物。前者是「被動」地成為邊緣人物，後者即是「自行」的選擇。⁵

（二）個體與群體的基本內涵

群體的力量是聚集性的，而個體的力量相對群體而言是微不足道。必須強調，「個體」跟「邊緣」是無法對等地劃上等號，中間涉及過程，如「個體」在哪種環境、情況、處境、心理下，自願或被迫成了邊緣人物。故此我們必先理解，群體和個體的特點。本文採取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⁶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⁷的觀點，即「個體」融入「群體」的條件是「意識」，個體的「有意識的人格」消失無蹤，感情、思想都受「群體」傳染，「個體」便受「群體」的暗示行動，這種接受暗示的狀態即是「無意識的人格」，「無意識的人格」取代「有意識的人格」決定了人的意志及行為，這個過程便是「個人」融入「群體」的先決條件。

⁴ 廖振斌：〈「邊緣文學」論〉，《南方文壇》1989年第4期，頁8-10。

⁵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198。

⁶ 古斯塔夫·勒龐，因研究群眾心理而為人所知。

⁷ 〔法〕古斯塔夫·勒龐著，馮克利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理解「群體」的特點後，再來看看「個體」特點。研究個體心理是屬於精神分析的層次，1911年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⁸建立精神分析的個體心理學，精神分析強調成年人的性格特徵是他童年經驗的直接投射。陳染的着眼點在於個體從群體中覺醒。她在《不可言說》說：「我並不以為文學中的『個人』比較起『群體』是一種大與小的關係，一百個人與一個人不能說明什麼，這只是一個『量』的問題，而不是『質』的問題。」⁹

我們發現，陳染的寫作側重個體，而個體的處境及心理，或會令個體成為邊緣人物。邊緣人物的困境就成了她人文關懷的方向。

（三）個人化寫作與私小說的指向

90年代的作家之所以得到「新生代」的稱號，¹⁰是因他們的寫作帶有「個人化寫作」的特質，¹¹它的特點是勇於批判傳統，甚至能站在邊緣立場來呈現個體生存的經驗和精神世界。然而不少學者批評「個人化寫作」的最終目標就是暴露個人隱私，然後這被稱為「私人化寫作」，亦延伸了「私小說」的說法。於是產生了「個人化寫作」與「私人化寫作」的爭議。傳統文學總是與宏大主題掛勾，是以放棄個人的主體性為代價來服從公共領域塑造的創作姿態，但「個人化寫作」卻背道而馳，因此學者質疑它的公共性。本文將透過對陳染的《私人生活》邊緣人物分析，發掘其文學意義，證明「個人化寫作」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藉以否定評論《私人生活》為「私小說」的界定。

三、《私人生活》的邊緣人物分析

（一）陳染與邊緣人物

陳染曾在《斷片殘簡》剖白「幼稚園到長大上小學、中學、大學，我始終在可樂地忙一件事：逃。」¹²陳染的小說不乏「逃走」的行為及意象，這種逃跑的姿態帶有漂泊和流浪的特點。「我和自己談心，一談就一天。我可以逃離外部世界。」¹³與自己對話的逃避特質亦見於《私人生活》倪拗拗的習慣。

陳染透過描寫邊緣人物表達人類生存的心理。在《斷片殘簡》裏她表達了心理上渴求逃離人群的邊緣感「做一個陌生者不被注意地站在人群外，是她（我）多年的夢

⁸ [奧]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個體心理學的始創人。

⁹ 陳染：《不可言說》，頁181。

¹⁰ 「新生代」指生於60年代並於90年代出道的年青作家，主要有朱文、李馮、陳染、林白、海男等人。

¹¹ 這裏提及的「個人化寫作」是指朱文、韓東、陳染、林白、張旻等新生代的作家。

¹² 陳染：《斷片殘簡》（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頁14。

¹³ 陳染：《斷片殘簡》，頁26。

想。」¹⁴陳染以逃避的方法離開人群，逃避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她成了邊緣位置上的人。她亦總結出：「逃避人群的結果無疑有兩點：1. 自由，2. 孤獨。」¹⁵故此她的作品充滿濃濃的孤獨感，同時我們亦能理解到，邊緣人普遍帶有孤獨色彩。陳染在現實生活中同樣活在邊緣的環境裏，她關注邊緣人物，亦是關注自己的孤獨。故在《私人生活》裏我們發現不少邊緣人物的困境和出路。

（二）《私人生活》的人物性格邊緣性

《私人生活》的邊緣人物是涉及「我」的選擇，而自我的決定，無疑跟性格有關。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在《理解人性》中強調個體在生活環境的感受會令個體釀成其性格，而性格促使個體的行為選擇。這節將探討隱遁與自我選擇成為邊緣人物的關係。

隱遁是隱性的性格，即非攻擊性性格，在與人相處時影響與人關係的情況不太明顯。《理解人性》分析：

隱遁和離群索居以多種多樣的方式表現出來。那些使自身和社會相隔絕的人少言寡語……他們看起來像是用每一姿態在他們自己和同伴之間製造距離。¹⁶

隱遁的性格亦在拗拗身上找到，先說「少言寡語」，其父曾說：「拗拗只會睡懶覺，連話也不會。將來只配找一份啞巴的工作。」¹⁷除了寡言，寫信也是拗拗表現隱遁的行為「寫信帶給我極大的愉快，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一種離群索居、孑然獨處更加充實的了」。¹⁸我們看到，拗拗對於隱遁行為是由衷愉快的，她甚至會主動和刻意地尋求它：

我喜歡自己作為一個陌生人在街巷裏穿行，為了滿足我的陌生或異鄉感……人人覺得我是一個陌生人、以及我覺得人人都很陌生，這感覺令我永遠愜意。¹⁹

從人群離開，喜歡「陌生」的感覺，這種隱遁的性格帶有「自我放逐」為漂泊者、流浪人的色彩。正因隱遁的性格影響拗拗選擇遠離群體，而這選擇是遵從她本人的性格取向，故是一種自己去尋求邊緣狀態生存的情況。這些個體心理，隨年長顯露，下一節分析「瘋癲」的自戀及幽避症，正是成長後這些性格成熟而導致的結果。

¹⁴ 陳染：《斷片殘簡》，頁 143。

¹⁵ 陳染：《斷片殘簡》，頁 145。

¹⁶ 〔奧〕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陳太勝、陳文穎譯：《理解人性》（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頁 180-181。

¹⁷ 陳染：《私人生活》，頁 36。

¹⁸ 陳染：《私人生活》，頁 129。

¹⁹ 陳染：《私人生活》，頁 163。

（三）個體感受的「瘋癲」與「理智」

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說過：「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²⁰在陳染的《私人生活》亦存在理性——瘋癲的獨特向度。這部分將以瘋癲為主幹，分析文本裏促成瘋癲的「自戀」和「幽避症」，前者是「自我選擇」，後者是「被動」促成的。

1. 瘋癲的「自戀」

自戀的字面之意是戀上自己，是女性主義研究的一環，《私人生活》多次出現倪拗拗自戀的場景，亦是研究 90 年代女性主義小說的角度。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指出：「自戀是一個非常確定的異化過程：自我被作為一個絕對目的設立，主體逃避到其中。……環境更加促使女人而不是男人轉向自身，把愛留給自己。」²¹

分析自戀與瘋癲的關係前，必先理解自戀的形成過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指鏡像認同具雙重特質，一是對鏡像自戀式（narcissistic）認同；二是對認同對象的侵略性緊張關係（aggressive tension）。²²鏡像階段是生命的轉捩點，在鏡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認識自己。而《私人生活》亦有鏡像階段，雖然並非在嬰兒時期產生，但同樣在鏡中發現自己、認識自己——「我對着鏡子長時間地觀察起自己，這動機起源於 T 對於我的臉孔和胸部的怒視。我忽然發現，我的確有了某些變化，這變化首先發生在我的胸部。」²³

在照鏡子前，在「人體圖片」的事件中拗拗對私人部位的形象和位置模糊不清，但通過鏡子她認識了自身，並對鏡像產生自戀式認同，如用「自信」形容臀部、用「驚嘆號」形容大腿。這種自我欣賞的行為隨拗拗長年越見頻密，例如她結識伊楠後：

出門前，我站在鏡子前細細打量了自己……鏡中那年輕而姣美的女子……她的赤裸的上半身毫無顧忌地在鏡子裏袒露着……我知道有時候我是一個很容易愛上自己的人。²⁴

²⁰ 轉引自〔法〕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1。

²¹ 〔法〕波伏瓦著，鄭克魯譯：《第二性》（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第 II 冊，頁 475。

²² 〔法〕拉康（Jacques Lacan）著；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頁 89-96。又，唐荷在分析「鏡像階段」（the mirror stage）指，六個月大的小孩對自己的形像模糊，透過看到母親（像鏡子的作用）想像自己完整的狀態，但當他看到鏡中的自己時他會感到沮喪，因鏡中反射的形象跟他想像自身身體的完整性存在差異，於是孩子會產生威脅感，這威脅感是具侵略特質的緊張關係。參唐荷：《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臺北：揚智文化，2003），頁 136-138。

²³ 陳染：《私人生活》，頁 59。

²⁴ 陳染：《私人生活》，頁 173。

拗拗愛上鏡中的自己，這種愛慕帶有對自身的崇拜，「我從鏡中看到，我自己的雙手正撫在鏡中那年輕女子的身上……」²⁵撫摸是種溫柔的關顧，以情人的溫柔關顧自己，以自己主體的手撫摸自己身體，並將自己的身體幻想為客體，這種主體和客體的關係還蘊含被愛的慾望。

被愛的慾望在故事裏進一步發酵，直到伊楠出國離開拗拗，她形容「這是人類關係中最為動人的結束」²⁶，暗示了她不再愛人亦不再被愛，這時候自戀擔當重要的角色——自我關照。如她對着死去母親的衣服說話，她幻想出關心自己的「聲音」，認為其母並沒死去，其他人（醫生、教授、祁駱）看到的都是「偽現實」，事實上拗拗母早已死去。自戀已經令拗拗陷入以虛假混亂現實的情況，這精神混亂的情況便是瘋癲的症狀，《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形容自戀與瘋癲的關係：

人依戀自身，以致謬誤為真理，以謊言為真實……瘋癲幻象不反映任何現實，而是秘密地向自我觀照的人提供自以為是的夢幻。瘋癲所涉及的與其說是真理和現實世界，不如說是人和人所能感覺的關於自身的所謂真理。²⁷

拗拗將自己轉向內心，以母親沒有死的謬誤為真理，時常感到有人加害於她，只認為自身是正確，正如波伏瓦（1908-1986）在《第二性》對自戀的分析：「迷戀自我的女人失去了對具體世界的控制，不考慮和他人建立任何真實關係。」²⁸因自戀而自我關照，過分的自戀形成對事情的錯覺，多重的錯覺產生了瘋癲的幻象。於是零女士誕生，變得虛無，²⁹自戀導致的瘋癲令她離開人類群體，這裏的「離開」是拗拗因自戀的「自我選擇」。

2. 瘋癲的「幽避症」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指出在文學作品的「瘋癲意象」的作用及魅力：「人們在這些怪異形象中發現了關於人的本性的一個秘密、一種稟性。」³⁰瘋癲意象多是通過「瘋子」來進行，瘋子可包括精神錯亂者、神志不清者、痴呆者和不能自制者。³¹倪拗拗的醫生朋友祁洛指她患了不可救藥的「幽避症」，甚至視拗拗為精神病

²⁵ 陳染：《私人生活》，頁 174。

²⁶ 陳染：《私人生活》，頁 212。

²⁷ 〔法〕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22-23。

²⁸ 〔法〕波伏瓦：《第二性》，第 II 冊，頁 492。

²⁹ 波伏瓦談及自戀虛無的關係時描述「女人一心關注奉承自己，一無所成，絕不讓自己有所作為，膜拜的是虛無。」參波伏瓦：《第二性》，第 II 冊，頁 493。

³⁰ 〔法〕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頁 17。

³¹ 〔法〕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頁 60。

人，精神有病者即謂不正常之人，並賦與病症，而這種區分便是一種社會排斥。³²

家庭制度的壓迫、男權話語的不公、女性的苦難等，都是她在生活的真切感，亦是令她變得精神異常的根源。而祁洛代表群眾的理智，他把拗拗從正常人中劃分開來。此種社會排斥正否定拗拗作為正常人在生活中的個體感受。換言之倪拗拗是「雙重邊緣」的人物。第一，她在內心裏「自我邊緣」，為擺脫家庭、男性，要顛覆父系社會「報復」男性；³³第二，社會將她從理智的群眾推向瘋癲的小眾。福柯如此評價瘋癲：「在學術作品中，瘋癲或愚蠢也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臟活動着。」³⁴拗拗在生活中感受的苦難正是社會的「非理性聲音」，當然是「真理」的一部份。

倪拗拗作為小說裏最主要的邊緣人物，她表現出「理智——瘋癲——偽理智」的過程，而最後的「偽理智」狀態算是邊緣人物最極致的表現。她在最後「按照理性的標準」縮寫一封自相矛盾的書信，³⁵如被偷錢包的人生險惡經歷化為受助的故事、孤癖性格美化為熱愛生命，藉以說明她的幽避症的痊癒。事實上，她最後把自己關在浴室的浴缸中，回歸到像子宮裏的封閉和隔離的狀態，³⁶這行為與她書信的內容南轅北轍。不少學者認為「浴缸」象徵固守、封閉自我的意思，如顏夢初分析：「『浴缸』成了拗拗唯一的朋友和慰藉……倪與大家的隔絕，是一種主動的、積極的隔絕。」³⁷

福柯在《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指出，瘋癲的首要和最終的結構就是語言，語言是心像的表現，而語法是生理學上的表現，簡言之是一種靈與肉的整體的表達。³⁸拗拗在書信寫的經歷是醜惡和負面的，但她卻用語法修飾，令經歷變得正向和積極，而這種精神和肉體的矛盾和特殊變化，正是瘋癲的特徵。因此書信在他人眼中是「正常」的文字，她看似回歸到「理智」的狀態，事實上她是知道若不以大眾的「理智語言」，她就永遠不能在群眾中正常地活。這種偽裝的理智，既瘋不瘋，令拗拗成為於「瘋癲」和「理智」間的邊緣人物，她應該要瘋卻不得理智，恰恰是「不瘋癲也只是

³² [法]米歇爾·福柯在〈愚人船〉探討麻瘋病，指出：麻瘋病的消失，無疑不是醫療的實踐結果，而是實行隔離……它留下了一些習俗……人們將使用驚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貧富流民、罪犯和「精神錯亂者」將接替麻瘋病人的角色。這種嚴格區分的重大方式是一種社會排斥。參《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頁3-5。

³³ 對男性權力的顛覆：「一眨眼的工夫，那輛小汽車就變成了一輛氣喘吁吁的警車，我父親一晃，就成了一個身穿褐色囚衣的囚犯。」拗拗幻想父想遭到拘捕，被迫離開家庭，是瓦解父系家庭的想法。見陳染：《私人生活》，頁33、37。

³⁴ [法]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頁11。

³⁵ 誠如福柯的分析：「所有按照人類真正理性標準屬於頭腦空空的人都說着智慧的雙關語，發表自相矛盾的、具有反諷意味的言論。」見[法]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頁31。

³⁶ 我認為浴缸的意象的封閉性和安全感與母親的子宮有關，陳染在《斷片殘簡》云：「睡在母親家裏，就如同嬰兒在媽媽子宮裏一樣安全和寧靜。」見陳染：《斷片殘簡》，頁136。

³⁷ 顏夢初：〈從《私人生活》看陳染作品中的女性視角〉，《文學教育》2014年第5期，頁13-14。

³⁸ [法]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頁84。

另一種形式的瘋癲」的表現。³⁹瘋癲「發現了關於人的本性的一個秘密」，⁴⁰《私人生活》可如此理解這句話「真正理智的人才能瘋癲」，正因拗拗清楚感受到世界的本質，所以她才會瘋癲，故陳染借倪拗拗的表達「一個人身處在一個破碎的外部世界中，如果她不能及時地調整內在的和諧與完整，她就會和外部世界一同走向崩潰，她自己也會支離破碎。每一種精神症狀，都是人體內在的現實與外部的現實發生強烈衝突的產物。」⁴¹

由此可知，自戀的人以自己的感受第一，對於群體的「感情傳染」（需要個人為群體的犧牲）非常抗拒，故令倪拗拗自我隔離。幽避症是個體感受的結果，而群體是「無意識人格」的，所以對她個體「有意識人格」的感受得出「精神失常」的結論，是社會排斥的表現。故此，拗拗是個既因自我隔離，亦因被排斥而成為邊緣人。

（四）性別與性的「絕望」與「救贖」

《私人生活》是一部女性主義的小說，當中不乏對「性別」和「性」的探討。小說中的女性相對於男人而言，是處於弱勢的社群，特別在家庭的層面上；而性的傾向上，同性戀及雙性戀處於邊緣狀態，對抗主流的異性戀。

1. 家的囚徒

在「人類」的整體中，女人被排斥到性別的邊緣，淪為他者，而中國家庭更是激化這二元對立的場所。父系社會的形成以「家」的差序方式鞏固。家的秩序是男性的秩序，而女性一生受家庭規限，婦女的價值只與家庭地位劃上等號。

《私人生活》有不少批判家庭結構的情節，認為家庭是約束和折磨女性的地方，女性在家庭的從屬地位，構成了故事中「最大群體」的邊緣人物，即故事中不同年齡層的女性，包括奶奶、禾、拗拗母、伊秋及葛家女人。

女性周圍那一道道由父、夫、子及親屬網絡構成的人牆，將她與整個社會生活嚴格阻絕，使她在人身、名份及心靈上，都是家庭——父、夫、子世代同盟的萬劫不復的囚徒。⁴²

囚徒是非常恰當的形容，在《私人生活》亦有不少表達「家中囚徒」的想法。

人身囚徒：老邁的奶奶先在她原來的家庭中被男人打瞎，後在拗拗的家裏被拗拗父親趕出家門；伊秋被其父殘害險些奪命。

名份囚徒：二十多歲的禾成了年輕的寡婦。

心靈囚徒：對家庭及丈夫的失望、拗拗不信任家庭卻產生「戀父」和「弑父」的情

³⁹ [法] 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頁 1。

⁴⁰ [法] 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頁 17。

⁴¹ 陳染：《私人生活》，頁 236。

⁴² 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 7。

結、葛家女人被殺其夫可以娶年輕新娘的機會。

陳染借倪拗拗之口表達女性與家庭的關係：「從這個家庭的殘垣斷壁的廢墟中，掙扎着爬出去的每一個人，對於家庭信念，最徹底崩潰坍塌了。」⁴³運用不同年齡層的女性暗示了各自的處境。

《私人生活》的女性被迫／自行離開家庭，她們從企圖凝固女性為客體的家庭（處境）「出走」，回歸人類的「整體」中，她們把自己作為「主體」看待，然而這種成為「主體」的「自我選擇」是一種「發明」，發明強調的是從前不曾有的存在方式，這種方式顯然是少數受到排斥的女性的反抗。如：禾寡婦轉投同性戀情；伊秋身體殘廢後，與接納自己的西大望（表哥）發生不倫戀情。這些「發明」衝擊社會，主要是因為社會將其視為異類。

我們重點分析禾寡婦的故事。禾丈夫的出軌是傳統男性話語的特權，像封建社會的三妻四妾，是合理的家庭制度。直到丈夫死了，禾亦未擺脫家的控制，因為在婚姻秩序中，丈夫死了就要遵從「守寡」的禮節，禾身為女人的價值便是由「妻子」轉化成「寡婦」，⁴⁴這過程單純是由家庭控制轉化為傳統禮節的控制，是名份的約制，故禾仍是「囚徒」。

禾為了關照自身的孤獨，她將感情投放在拗拗身上。同性的撫摸和依戀，是禾個體經驗的「出路」，但這出路卻是主體裏不能接受的同性戀。我們可以觀察到，禾作為邊緣人物的特質，從一次的邊緣狀態進入新一次的邊緣狀態，當中帶有「被排斥」及「自我選擇」的情況。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兩種邊緣人物的狀態，第一，是性別在家庭及社會位置上的「主體」和「他者」而令女性處境相對弱勢；第二，從「他者」中解放成為「主體」的行為及其處境的邊緣狀態。

2. 雙性戀的「發明」

同性戀是種既是「被激起」又是「自願」的選擇，⁴⁵在女性文學中往往是種消解男權和反抗家庭的象徵，同性戀與異性戀的描述看似中立，事實上是「統治與屈從的遊戲」、「權力鬥爭的結果」。⁴⁶女性在選擇異性戀和同性戀間掙扎，形成了雙性戀邊緣人物的邊緣心理。研究陳染的作品時，甚少研究其著作裏「雙性戀」的傾向（除了桑梓蘭

⁴³ 陳染：《私人生活》，頁 116。

⁴⁴ 「『寡婦』一詞作為世俗的常用語，帶有強烈的貶義。這表明社會上對喪夫婦女的嚴重歧視。這種歧視的內涵很複雜……鮮明地反映出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觀念，帶有濃厚的男權意識。」參王澄霞：〈另一扇開啟的門——從女性文學批評視角評陳染《私人生活》〉，《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 第 3 期，頁 26。

⁴⁵ 波伏瓦指出：「事實上，同性戀既不是一種蓄意的反常，也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詛咒。這是一種在處境中選擇的態度，就是說，既是被激起的，又是自願採納的。」參氏著：《第二性》，第 I 冊，頁 196。

⁴⁶ 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2），頁 434。

的研究)。⁴⁷其實雙性戀也是在「男人的性別停止的地方繼續思考」的選擇。這部分將先分析拗拗在異性戀和同性戀的體驗，再延伸說明雙性的取向。

拗拗和T發生性關係，這是她第一次以身體對待異性，性的快感令她解決了身體對性的慾望，當拗拗與禾相處時，她這樣想：「我發現我其實並不是真的喜愛T這個男人，我對他的嚮往只是因為他傳遞給我一種莫名的慾望。」⁴⁸對拗拗來說，「異性戀恐怖」⁴⁹就是靈與肉分離，只為快感與男人做愛，拗拗是感受過與異性和同性的身體接觸，發現自己真正的想法——更喜歡禾給予的親密與溫情，所以產生了「雙性戀」的傾向。

雙性戀的傾向之前只是模糊出現，直到尹楠與拗拗交往。對男性的依戀和不捨與之前跟T的相處和性生活都大相徑庭。桑梓蘭曾評價「陳染的小說世界裏的同性戀慾望並未排除異性戀慾望」。⁵⁰故此陳染的小說是「超性別意識」的，而雙性戀就是打破性別的局限，對固有形式質疑的「發明」。

拗拗的異性戀，是她自身的性體驗（個體經驗）的結果，然而這種「自我選擇」在故事中「不得善終」：禾被燒死、尹楠因政治問題不得不離開中國。所愛的「雙性」或死或走，這結局是暗示雙性戀，承受的亦是「雙份」的感受。這種雙份的感受顯然是主流之外的，故此拗拗作為「雙性戀」的人無疑是戀愛形式上的邊緣人物。

（五）殘疾人的障礙

《私人生活》的邊緣人物除了主要角色外，還有別的小角色帶有邊緣人物的色彩。其中伊秋和西大望代表了「殘疾人物」，他們相對於「健全群體」處於邊緣的狀態。

宓淑芳、曹華在〈殘疾人心理問題研究〉對殘疾人的理解：「殘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體結構上，某種組織、功能喪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喪失以正常方式從事某種活動能力的人。」⁵¹伊秋「她在幼年時曾得過小兒麻痺症，一條腿頰長飽滿，另一條腿卻細如筍帚把，並且短了一小截，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⁵²肢體殘疾令伊秋出現以下的困境：

伊秋出於生存的本能，是懂得一個人與外界如果完全隔絕，那麼個人的生存便會出現危機……由於她個人生理方面的殘疾，她被這個過於正常和健康的集體排斥

⁴⁷ 桑梓蘭指出陳染一系作品具有「超性別意識」的特點。參桑梓蘭著，王晴鋒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4）。

⁴⁸ 陳染：《私人生活》，頁143。

⁴⁹ 「異性戀恐怖」：指人們兒時的遭遇在潛意識中種了異性恐怖種子，因此成年以後會害怕與異性性的接觸。參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頁28。

⁵⁰ 桑梓蘭：《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頁227。

⁵¹ 宓淑芳、曹華：〈殘疾人心理問題研究〉，《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0卷第6期（2009年12月），頁116。

⁵² 陳染：《私人生活》，頁65。

了。因此，伊秋與集體的隔絕，是被動的、消極的隔絕。

身體殘疾的人被身體健全者排斥，伊秋因而「被動」成為弱勢小眾，這裏的被動指，她並不想離開群體，努力融入健全群體中，她被同學嘲笑瘸子時，「表現得比別人還要開心，笑起來沒完沒了」。⁵³

伊秋因殘疾受到同學排斥，同學的「笑」是嘲笑，而伊秋的笑除了「笑」遮羞外，還帶有「混入同一群體」的意思。在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指出群體的特質：「聚集成群的人，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部採取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一種集體心理。」⁵⁴伊秋以「笑」的行為去達成與群體的一致性，她嘗試從被嘲笑的位置以「笑」的行為走入嘲笑的角色（群體）。而「笑得比別人還開心」則從心理角度理解，由於融入群體的慾望強烈，所以在置換嘲笑角色時更賣力，希望「同伴」能認同她，「笑得沒完沒了」洩露了伊秋的潛意識：她想以更厲害的笑聲表達自己在群體裏的位置。我們反過來理解，被嘲笑的人反抗或斥罵嘲笑的人下場，結果大多是被更進一步排斥。所以迎合的「笑」透露伊秋努力融入混入群體及避免進一步排他的策略。這策略可進一步概括成，陳染描寫殘疾人（邊緣人物）的生存策略。

對於殘疾人這類邊緣人物，陳染有更深入的描述，便是西大望與伊秋的互動。陳染只用「腦子生病」點出西大望出現的智力殘疾，而西大望和伊秋既是表兄妹亦是戀人關係。在分析邊緣人物時，他們是應該高度關注的角色。因為陳染試圖描繪殘疾人的困境與出路。《私人生活》描寫兩位殘疾人性行為的場景：

他們都脫光了衣服，伊秋攤開四肢，兩隻乳房圓滾有力地向上豎挺……並不住地發出低低的喔喔聲。西大望這時像騎馬似的坐在伊秋的胯部，他的雙腿強健，向後彎曲，別在伊秋身體的兩側。他的臀部結實地收攏，他的頭卻仰起來朝向屋頂……他的手在自己的腿間急促抖動，隨着他由低弱到高亢的呼吸聲，他的手裏忽然湧出了一道閃電似的白光。⁵⁵

如果比較《私人生活》的性場面，就會發現這段性行為的動作描述非常真實，就像鏡頭一樣「有序」地逐步展現，但是這種呈現是十分古怪的。首先在這件事之前，「我」表現出對私人部位的無知。此外還有在伊秋跟西大望的性行為前，拗拗對禾的性反應的無知，如「我」跟禾的親密接觸，令禾出現生理的快感，但「我」懵懂地認為只是「玩着」。當時仍對性無知的孩子，不可能把伊秋和西大望的性行為「真實」地展現，筆者認為他們的性行為其實「從沒出現」。性場景的捕捉亦不像與禾有親密接觸時，帶有孩子懵

⁵³ 陳染：《私人生活》，頁 70。

⁵⁴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頁 91-92。

⁵⁵ 陳染：《私人生活》，頁 84。

懂的色彩，如「低低的喔喔聲」不是禾發出的「怪怪地哼吟一聲」，聲音的形容透露出觀察者的心境。此外，「臀部結實地收攏」是對性有認知才能捕捉的畫面。最後一處比較的地方：高潮位的處理。前陣子看到禾「她的一隻手放在她的腿間蠕動。我說，『你沒事吧？』」但伊秋及西大望「他的手在自己的腿間急促抖動，他的手裏忽然湧出了一道閃電似的白光。」前者無知，後者卻直言無諱。故此我們可以結論，伊秋和西大望的性行為並非當時小孩的「我」看到的真實存在的情景，而更像「我」成年後對這畫面進行補充。因此「我」亦在伊秋和西大望的性行為後加插莫名其妙的一段：

十五年之後……憶起在伊秋家的屋門外所窺視到(也許是我想看到)的驚心動魄的那一幕，才意識到，其實這不過是我此刻所產生的感受，是我此刻在想像中完成的經歷與體驗。⁵⁶

我認為作者以「想看到」為目標寫下的性場景，是對殘疾人補償的手法。伊秋與西大望既是表兄妹又是戀人的關係，一方面相比健全的人同為殘疾的人更易互相理解，另一方面在健全的人擇偶時殘疾人不是首選，故殘疾人只能選擇同為殘疾的人相戀。誠如宓淑芳、曹華在〈殘疾人心理問題研究〉分析「有相當多的非殘疾人在對待殘疾人群體婚姻的問題上有各種歧視和偏見……致使相當多的殘疾人只能在同類殘疾人之間選擇配偶。」⁵⁷事實上殘疾人跟健全的人一樣，有性慾的本能，當他們欲求不滿時，只能用「想像」的形式解決自身的情慾：

伊秋的腰背似乎也是他自己的那個想像物的替代品……彷彿他（西大望）的手正在伊秋的腰背上尋求着不完美的快感。⁵⁸

在伊秋和西大望的故事裏，成人倪拗拗的期盼進行極大干涉，為他們想像一場解決性需要的性行為。我認為此手法的目的是出於人文關懷，關注殘疾人被排他的處境及孤獨。那一段殘疾人的性行為描寫，跳出殘疾人的限制，性行為時的伊秋沒有腿的不便，西大望亦沒傻兮兮，正是給殘疾邊緣人的補償。

（六）政治邊緣人

陳染在訪談合集《不可言說》提及：「我寫作興趣點從來不是政治，也不懂政治。我關心個人及人性。」⁵⁹她的作品甚少涉及政治，但有不少政治下弱勢小眾的人文關懷。

⁵⁶ 陳染：《私人生活》，頁 85。

⁵⁷ 宓淑芳、曹華：〈殘疾人心理問題研究〉，頁 117。

⁵⁸ 陳染：《私人生活》，頁 83。

⁵⁹ 陳染：《不可言說》，頁 138。

這裏將分析兩名政治邊緣人：伊秋父及伊楠。

1. 文革邊緣人物——伊秋父親

《私人生活》提及的「1968年」及「紅衛兵」正影射中國當時的政局——文化大革命。小說描寫了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還寫了「畏罪跳樓自殺」的教務主任，伊秋父身為小學校長，被迫睡在兩具被批鬥至死的屍體間，他精神壓力超出負荷，引發「同歸於盡」的慘劇：小伊秋從河水撈出來已是奄奄一息，伊秋父母亦在樹上上吊。

面對政治運動，平民百姓只能默默承受。伊秋父身為小學校長亦是政治運動下無能為力的小眾，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選擇」的，他察覺到政局下只有生死可以「自己選擇」，萌生自殺之念。這時伊秋父對家的「責任」在精神壓迫下扭曲成「殺死家人」的責任。可見政治邊緣人物被迫到絕路，而這類的邊緣人物引發的連鎖效應比之前分析的類型更要強烈。因政治環境或意見，被排斥為小眾，這便是政治邊緣人的特質。

2. 流彈——伊楠

小說提供了「流彈」、「左腿」、「角色」這三項線索，對比政局就能明白片段影射的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倪拗拗當時正是大學生的身份；「左腿」可以視為「左派」的暗示；「流彈」則代表軍隊鎮壓的場景；「遠處的人影大片地朝我這邊擁來」則是描寫集會學生慌張逃走的情境。

伊楠是為描寫政治類邊緣人而創造的，他在《私人生活》是關注社會的大學生，他亦是參與天安門集會被通緝的學生，故他四周匿藏一段日子後才相約拗拗。而那時伊楠的「瘦」，⁶⁰亦有呼應集會裏絕食行為的意思。承上「政治邊緣人物具有連鎖效應」的分析，伊楠是拗拗的生存的動力，即使其母得病，禾死了，拗拗也沒有說出離開人類群體的宣言，但他的「不得不離開」令拗拗感慨：「這是人類關係中最為動人的結束。我為此而哭泣！」⁶¹伊楠被邊緣，被迫離開家鄉牽連甚廣，她「精神混亂」的導火線亦是因伊楠離開而造成的。

政治類邊緣人物在《私人生活》不太顯眼，但它的威力是最大的、奪命的。其他類別的邊緣人物，只是單純的「生活、生存」狀況的改變，但政治類邊緣人物是「生命」改變。其他類別的邊緣人物能以「容忍」或「逃走」解決，但政治類邊緣人物的「出路」帶有「訣別」、「無法回頭」的悲劇色彩。

四、個人化、私人化與公共、個人的爭議

邊緣人物因生活環境及個體感受而遠離群體，雖然陳染寫的都是個別的人、小的人，但他們有無可置疑的公共性。石曉楓分析「私小說」時，認為這是「國體」轉化成「身

⁶⁰ 我說，「尹楠，你怎麼瘦成了這樣？」見陳染：《私人生活》，頁207。

⁶¹ 陳染：《私人生活》，頁212。

體」的衝擊。⁶²鄭榕玉亦認為「私小說」，不再寫「大我的人」，不再注重傳統的立功、治國、平天下的價值。⁶³

「小寫的人」是個人化寫作或私人化寫作的基本特點，它試圖以個人化的感受方式與價值立場來觀照社會、歷史等。有些學者認為個人化寫作只是新生代書寫慾望的盾牌，如董小玉責稱，「將一切交給感官的寫作原旨。讓生命徹底地服從慾望，這實際上是對人類心靈的嚴重傷害」，⁶⁴藉以質疑《私人生活》的公共性。不過，現實是，在救亡話語及傷痕文學後，國人「公共性優先」的想法根深柢固，《私人生活》試圖以個體生存體驗暗指人類社會的普遍處境，個體經驗是從社會和群體中獲得的，因此個人經驗不應與社會的公共對立，以個體經驗表達社會的公共性，亦是種開創的寫作方法。

此外，評價「文學」時，我們會注意其「真實性」。現今「真實性」的社會是充斥排他、慾望、道德淪亡之類的「病態的社會」。若今天仍以哲學或道統來批判它的合理性，實是固步自封。事實上，邊緣人物的塑造與社會息息相關，今天的父子廝殺早不新鮮；德國的同性戀婚姻已經合法，可預見邊緣已逐漸騎劫主流。

五、結語

陳染在《私人生活》中設計了不同處境的邊緣人物，他們的邊緣位置有因自身的選擇，或因被外界排斥，或因前兩者混合而形成。在邊緣人物的處境中，他們始終是弱勢的。以邊緣人物為出發點，延伸了個體與群體這個命題，陳染一直在小說裏尋求個人與群體的抗爭、妥協、和解的方法。事實上，正如陳染在《私人生活》最後的描述，陽台的植物應該離群地安放在陽台，還是回歸花池你爭我奪地吸取更多的營養，是無解的問題。⁶⁵雖然陳染的作品沒有提供解答，但她的小說亦不失文學應有的人文關懷。本文認為《私人生活》的價值是「個體生存經驗和心理體驗」，這是近半世紀以來被長期忽略的，陳染通過小說把淡忘的感受喚醒，讓文學史進入了新的里程。

⁶² 石曉楓：〈林白、陳染小說中的家庭變貌及意義論述——以女兒書寫為觀察核心〉，《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第49卷2期（2004年10月），頁61-63。

⁶³ 鄭榕玉：〈超越傳統價值支點——論陳染小說獨特的價值確認體系〉，《閩江學院學報》第29卷3期（2008年6月），頁42-47。

⁶⁴ 董小玉：〈試論「新生代」小說的局限與精神提升〉，《社會科學》2004年第7期，頁104。

⁶⁵ 陳染：《私人生活》，頁257-258。